

歐陽文公圭齋集卷十

廬陵鈞源族裔孫

杰芝圃校刊

墓碑銘

元贈從仕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屠君潛心墓碑銘

安成屠君潛心卒之五十九年以子貴有卹典於朝將錄

其副以告墓次其孫絢奉其宗人南瑞所狀行來京師謁

銘於予維周氏姬姓歷秦涉漢初至三國兩晉多名臣載

史傳唐季有諱瓌亦有聞當時其四世孫威避難遷金陵

威子矩仕南唐至御史壻楊竦爲吉州刺史矩至吉因家

焉二子長翰次羨羨登宋建隆間第積官光祿大夫卒贈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僕射又遷屬邑之西昌其族蕃衍科第相望部使者號其

里曰爵譽羨子廷訓仕至供奉廷訓子昭爲江陵令卒贈

殿中丞有五子次子大理評事申師生虔化少府壽之壽

之子倩遷安成之後林里又四世爲潭州通判士貴士貴

子人望人望子繼祖是爲周君之父君諱晞顏初字景顏

後字潛心自童弗器如成人年十有六喪父內保家訓外

親良師友奮白樹立稍長脫去拘攣識趣軒朗舉措不擾

才力恢恢至元丙子江南初內附官府易置世務方殷故

宋史胥挾文爲姦里無賴又爲囊橐善良重足而立君以

孤遺出應門戶機警辨慧果決有謀旣足自強又能爲姻

族鄉井捍禦外侮衆皆倚之爲安兄志伊蚤世君撫其孤
不翅己子先業粗給君善經理遂至贏餘推其所有輒濟
貧乏惟浮靡虛誕之士雖數千請秋毫不可得居鄉善善
惡惡予奪不偏訴訟有未之有司而先質正於君者陳義
秉法而劈析之咸得肯綮囂俗爲息江西行省郎中杜仲
寬聞君之賢方薦進召用俄抱病歸未幾卒於家年纔三
十有三初娶王氏先五年卒再娶觀溪劉氏三年而君卒
初劉氏之祖母亦蚤寡以貞節聞辛勤教子後皆擢科湖
南轉運司帳管斗則劉氏諸父南康主簿攻則其父也劉
氏在閨門時習聞祖母懿範故能守節自誓又能以教子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二

爲先務次子遺腹所生日抱之泣行道聞而哀之君柩久
在菴不葬人問之曰吾婦人安曉葬書俟吾兒長自卜其
地且未亡人守此柩日夕與俱猶同窀穸也遣子就學歲
時從師之禮無闕否則質簪珥以繼二子感激孝養備至
學殖日勤今皆成立長毅用憲司試爲瑞金縣儒學教諭
陞吉安路學正借注廣州新會縣藥征砦巡檢辟廣東元
帥府令史從元帥平循潮二州寇有功遷桂陽路總管府
知事有政績湖南憲課其最嘗平反囚二人及去官爲立
生祠歷兩考進階從仕郎贛州錄事次恒以儒推擇爲臨
江贛兩路掾歲滿爲上猶縣典史毅仕至七品君得贈官

其配亦追封宜人君卒以至元戊子六月十有四日葬以大德庚子十月十有九日墓在州北清化鄉鄴城里劉氏卒以泰定丁卯四月十有九日年二十有七失所天六十有六而終葬以至正辛巳十二月十有七日墓在新樂鄉之山塘耐姑李氏阡女一人王氏出適進士彭躍龍子務德孫男四人絃絢浩澄孫女三人曾孫七人君初失父遭時孔艱及其自立涉世又淺而鄉曲之譽流芳無窮歿世之後家有節婦門有孝子克克厥宗子宦業日盛國家推慎終追遠之惠方來未艾是宜有銘銘曰行以集義僅施於鄉爲善竭力得年不長數有乘除分有豐嗇已播弗穫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三

後人是食趙祚旣訖君方弱冠家緒不蠱君植之榦君負奇氣不爲使資救難則勇恤孤則慈視前斯振顧後斯盡年不滿德君子是悼有婦誓節志不負君有子力學底績於文生也曠遼一命若訥贈恩便蕃子仕方進有源斯委孰禦其沛惇史作銘以訓未艾

元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浦江縣子
鄭府君墓碑銘

大江之南浙河之東有州婺有縣浦江有旌表家鄭氏九世同爨朝廷嘉而旌之至是又有贈典告於其家是爲樞判府君由其子深起家爲右丞相太傅府長史階正六品初贈國子監丞及深遷宣文閣鑒書博士階正五品當進贈其親故府君有是命也府君諱銳字景敏其先滎陽人十一世祖曰凝道遷歙凝道子自牖遷睦之淳安自牖之孫淮遷浦江淮樂善好施宋靖康年飢鬻田千餘畝以賑其里人號所居曰仁義里淮之孫曰綺號冲素處士事二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四

親盡孝父照忤時貴得罪文以重辟綺上書郡守錢端禮乞代父坐法守爲之直其父寃母張病痺手足皆廢三十餘年凡就便液綺必抱持其主家政歲入絲粟不私鄭氏九世不異財實自綺始綺之元孫龍游承德珪青田尉德璋尤篤友誼怨家以死中璋法當逮維揚珪請於有司以身代璋行竟死逮所珪子文嗣璋子文泰皆克紹一門薪餐食指數百如出一身令刺史舉察以聞旌表其門曰義泰二子長銳卽府君幼穎悟日記數千言長明春秋事母賈孝竭力以供子職賈病晝夜衣冠以待湯劑者數十日無懈容其與兄弟處表裏始終無間言怡悅見於顏色嘗

典義財每自勗曰吾家累世義居至吾之身或隆先訓萬
死不足以贖媿乃創爲式用財纖悉必附日乘月吉以俟
家長署而通考之由是鈎檢有法一如官司規可以久性
勤儉任事不憚勞有餘卽好施見里之貧約必思有以賑
之暇日習詩及小楷殊有思致延祐甲寅初科以明經貢
於鄉一試不偶卽舍之曰當以付吾後人生以至元己丑
之二月二十有七日卒以延祐庚申之十有二月一日壽
三十有二聞其訃者感悼其蚤世明年辛酉三月三日初
葬義烏縣延壽山之原今改本縣靈泉鄉娶婁氏子二人
長深次淇深字浚常失所依恃二十餘年負笈入京以文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五

行受知前太傅右丞相被選爲長史推恩及君贈承直郎
國子監丞婁氏封恭人及深遷宣文閣授經郎再遷監書
博士擢吏部員外郎今除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君進贈樞密院判官勳驍騎尉爵浦江縣子階奉議大夫
婁氏亦累封浦江縣太君深於予有斯文之契以福建廉
使貢公師秦所爲行狀來謁銘辭不獲序而銘之銘曰昔
在唐虞風俗淳美史稱可封比屋皆是降及戰國阡陌旣
開史稱素封實雄於財鄭門七世資義不竭使居唐虞在
可封列家擬素封惟義發身致有誥命受封惟貞司造孔
明無善不報惟樞判君實踐允蹈孝親友兄惇族睦鄰樽

用致豐植弱賑貧義規我守義產我掌有勾有稽有籍有
帳學明麟經一試場屋出抱遺編以授子讀子蔚有文進
遇東閣謀裨鼎軸畫主帷幄再遷宮師授業內庭秘閣書
鑒講筵譯經乃登要津判銓天臺惟君恤典恩寵鼎來進
班宥府錫爵滿壁義門日崇車駟翕施靈泉阡新遷自烏
傷太史勒銘奕葉有光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六

元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安成劉聘君墓碑銘

國子助教劉君文廷既陞於朝當推恩其親天官爲之擇館閣美名以居之於是贈其先君子劉公以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應奉卽唐供奉金人避其主嫌名改今稱國朝因之雖七品階實北門詞臣惟朝士知名者得以是榮其親文廷將歸燎黃於阡狀其先德謁銘於余余至順庚午校藝南宮文廷余所得士也爲國子祭酒又同在胄闈故爲之叙而銘之叙曰公諱蒙正字聖功安成漢爲縣屬長沙國劉氏爲長沙定王後故家焉公十四世祖曰吾處士初徙城西湯村晉安福縣也處士生唐末五季有善行於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七

其鄉涉宋三百年劉氏科第相望皆其後人公幼有宿慧五歲屬詞八歲能舉子業號曰奇童父常攜之貴人家貴人命以賦援筆立成思致不凡坐客歎服一日父于役公戲母周夫人側適諸父夜課子姓以鄉校賦題燭跋未就周夫人曰諸兄方苦吟兒則戲劇何爲公俄默若有所營餐頃曰兒賦就矣索紙筆寫之周夫人命以質諸父諸父爲之失色以示諸郎曰若輩徒長大曾不愧兒明日賦傳誦衆口鄉前輩爭造門呼出觀之居無幾世改科廢公年方富才器卓犖自以用不適時浸不屑爲章句習會丁外艱撫事增悼終喪辭周夫人南遊衡湘常愜愜不樂喟

然歎曰太夫人在菽水之養不可久違箕裘之業不可久
棄幡然歸故廬盡發先人遺書淹貫六籍馳騁百家旁及
盤盂隱與虞初稗官靡不搜抉已乃大肆力於文沛然其
有餘沾被學者四方負笈及門如適工僮長短大小咸中
矩矱他匠棄捐悉就斲削以公能誘人知方使厭飫日趨
不容棍也性豪舉曠達先慮故占勝地狎鄰乘公出誘大
駟暗據規爲已有諸從巽悞不能制公還誓必復之駟亦
難公奉歸侵疆公拚除填葺招復徙者隣以是嗾公會歲
祿鄉田不毛隣劫於征布以計弛其肩於公人謂勢必返
之不則病公曰人憊故求更憊而返之不仁里有貧不能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八

輸者毀家以代之由是生計滋削然終不咎鄰獨自責曰
居不擇鄰非智去之龍雲溪上居焉溪上多故士族樂公
之遷遣子弟受業恐後四方勞問繼屬公內給太夫人甘
臠之需外修諸士友綢繆之好晚况殊適環堵蕭然戶屢
常滿興至觴詠賓主盡歡高談善謔傾倒四座酒酣取古
人詩文擊節而歌聲沮金石疎髯古貌矍如列仙睥睨世
故無足芥其胷次者一日飲傍舍暮歸沾醉就寢丙夜家
人聞呻吟起問安公曰吾舊疾痛且心膂歲常殆今二十
年復作其不瘳乎詰朝更數醫皆却其藥不飲七日忽宵
興正冠而坐召諸子語不及他唯以不得終養太夫人爲

恨言訖而輿皇慶壬子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年五十有三疾初作周夫人已卧病公卒七日周夫人亡明年正月十有一日諸孤用治命奉公柩葬故廬之陰曾大父繼周大父先登父雲鳳皆爲鄉名士娶朱氏以子貴封宜人子四人長聞卽文廷登第後調臨江錄事有善政居成均事稱其稟以善教名次開次閏次閏皆以經教授女二人長適賀氏次適張氏孫男女十三人公篤於孝友弟應龍幼孤妹歸李氏早寡於時飢饉師旅相仍公避難崎嶇往來百里間撫孤存寡恩極周緻家雖貧所識空乏卽解衣推食無靳居鄉曲有譽處豪右有道雖不好以氣岸加人而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九

見者自失其負挾生平喜讀書過目成誦朋友質疑隨事疏答云出某書見某註如腹有笥然爲文渾厚條達不事奇澁下筆輒數千言雄議疊出多裨益世教切中治體人稱其有大對掄魁之材尤善知人誠僞察事成敗橫逆無故至前了不爲動人驟遇之見其高世不羈之材未容輒致親附而明白坦夷雖家人細故不以欺客退而消去鄙吝終身不忘雅不喜浮屠幻妄之說聞朋友有佞佛者移書切責鄉先生若靜德王公聖與青山趙公儀可復心崔公君舉養吾劉公將孫皆折輩行友之科詔旣下公讀而喜曰吾老復見場屋寧非天乎尋至物故齋齋彭公長庚

祭以文曰科目方興而伏生死禮樂將用而河汾亡其見
重名士如此公號山泉先生有美贖集若干卷學者傳之
既沒時人見論事不痛慙臨文不强人意輒太息曰安得
復見劉山泉先生銘曰公之學碩以多可擢巍科公之詞
雅以麗可司帝制有其學不科其擢父懷其璞子獻其穀
有其詞不制其司生背其馳死踐其資其有不居其蓄不
祛其達敷腴其償寓諸茫茫九京公莫起矣誓宗有辭悖

史有謂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十

元故徵士段公禮廷墓碑銘

有元徵士段公禮廷既葬之十年其孤德輔德文介余故人
之子聶孟宣以公之行實謁余請銘其墓道之石予始
辭之孟宣請益謹乃述其行而爲之銘維段氏廬陵之龍
溪人入唐以來代爲顯官有積階至銀青光祿者公諱士龍
字雲亨禮廷其號也會祖仲仁祖文郁父子開字叔茂號
真逸處士始遷長沙城中三世皆有德之士公本真逸族
子宋季段氏有登進士第卒官成都華陽主簿諱文煥者
公所生曾祖也以詞賦兩試漕貢進士諱義孫者所生父
也內附初事故多艱貢士往安成依妻家劉氏以居前至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七

元辛巳公生劉氏家年九歲外祖劉梅窗先生奇其穎悟
真逸無後詢之族屬求可爲後者見公拊之曰吾行四方
閱人多矣是兒能振吾宗者請以爲子貢士持不可貢士
沒母劉氏辛勤自立教公從師受學甚謹又九年真逸申
前請彌切乃許以爲後時真逸以貲雄於長沙得公幹蠱
甚副所願公事真逸及母李氏盡孝遇弟士虎能友士虎
字文亨本從姑之子與公同繼真逸爲性剛果公每濟之
以寬內篤恩愛外極彌縫家務大小咸當其可公之助居
多由是家日益裕又加潤色焉真逸晚歲優游之趣甚適
公所生由文煥而下六喪未舉公竭力營厝悉如禮同氣

四人兄可珍弟可立揭家從徙長沙公賙之有方旣而夫婦俱亡公殯其土喪撫其諸孤使之咸有所憑藉女兄適印岡羅氏相距六百里饋問無虛月其他賑貧卹難施諸外人無少難色每歲發廩務平其值庚午大祲則捐值傾積以濟存活無算生平讀書一見隨了大義有所得輒加體驗而行當道薦以文學掾力辭不就家居命僮僕治生一經指畫卽不以嬰懷惟與士大夫游樂而忘倦蓄古書畫暇日把翫清談纏纏不絕城東作三友亭常領客觴詠歲癸酉游南嶽登祝融夜半望海日超然有從方外之志乙亥歸廬陵徧修先塋之祭退而會諸族黨姻友驩甚是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三

年真逸年九袞歸爲真逸壽擊鮮高會遶膝奉觴鬚髮班白座客歎羨未幾真逸病侍病勞勩及卒哀慕過情喪事甫畢公亦感疾逾三旬未瘳一日忽呼二子語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汝曹勉之越數日疾復作瀕殆有僧怪牛素所徃來問之曰究竟若何舉手畫一圈曰生平受用不離乎此子問家事不答啟手足示之翛然而逝後至元二年丙子五月十有二日也三年丁丑十一月庚申葬善化縣龍坑之留思嶺公性忠厚喜愠不見顏色訓子弟能以身教有質必中理得年五十有六未弱冠來繼真逸始終幾四十載父子慈孝如一日中外無幾微間言難矣哉初

娶胡氏女一人適廣東宣慰副使聶公以道次子孟宣劉
氏子一人德輔李氏子一人德文皆克肖孫男女各一銘
曰人生至難爲後於人其難維何尊尊親親既區別尊
有隆殺君子處之先識其大所繼所生置身其間不爽其
宜得譽匪難吁嗟禮廷動適厥中於分則嚴於情則通歲
踰三紀恩義周浹至誠感孚靡間靡諜墳墓我省譜圖我
修兩宗訢合二郡綢繆廬陵長沙地壤天涯段氏蟬聯克
昌厥家里稱善人士曰善士生有譽處沒蕃允祉湘江之
壩卜兆允臧魂魄所之咫尺故鄉慶源川增後人其承悃
史作銘詒爾雲仍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三

元故隱士更齋先生劉公墓碑銘

公諱過字益翁更齋其自號也幼穎悟日記數千言稍長
受學里中王珽王客故相江公萬里家其弟信豐宰遠父
往來公從兩王先生咸稱爲畏友又嘗侍先君子登巽齋
歐陽守道之門由是須溪劉辰翁中齋鄧光薦皆以忘年
友之先君子博雅能文須溪號之山中小集古尤偉公論
議馳騁墳素軼出旁行敷落躡躑虞初稗官劉氏雖好辨
者終不能傲公當時務搶攘衣冠家子弟類巽悞不更事
公器局散朗應對閒暇父兄賴之以安至元元貞間境有
山盜公能承檄扞禦能申條教齊一民義里閭帖然間歲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十四

履輒殺值以發飢者爲饑寒者爲衣襁者爲棺靡不終惠
家居敦叙倫紀姻戚困乏者委曲料理卒使之有業性好
客善諱歲時燕集酒酣歡洽擊節雅歌四座爲悚尤不喜
異端然時有佳者亦爲之豁達無忌初號一山晚慕蘧大
夫之賢著號更齋先輩耘廬劉應登記之諸名士有詩生
平裕有才譖薄於宦情分憲觀復馬公昭舉行鄉飲酒禮
公侍先君子座側馬公愛其英爽欲辟以掾屬力辭御史
方厓蕭泰登於公爲中表屢勸公仕輒不答晚歲順適叩
園容與翰墨嗜古圖畫市或千金爲知已持去亦輒委置
家藏古書甚多皆手自校讎至所著作才旣敏贍率易天

成旋復散逸他日門客子弟始彙成編嘗卽先廬之傍改築新宅將以逸老扁其樓曰望雲不敢忘先人也泰定丙寅哭其長子慟然時能命客自遣自是嬰疾疾革呼孫揆寅語無他及惟誦少陵微爾人盡非之句儵然而逝生以宋開慶己未前十一月十五日沒以元泰定丁卯閏九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九歲曾祖從龍祖有開宋廸功郎安吉州烏程縣令父惟憲南軒書院山長皆山翁也娶戴母族以賢婉稱子男二士元士榮士元先公一歲卒士榮早夭女四人俱適士族男孫三揆寅揆辰揆申皆以儒學應徵辟孤孫揆寅以至順壬申十月二十二日奉公柩葬於里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五

元故隱士廬陵劉桂隱先生墓碑銘

廬陵劉桂隱先生卒葬之三年子應麟遣孫瑄來京師請銘其墓於予值世多故未暇應也又三年遵東海以歸乃致前請謹撫其行狀叙而銘之先生諱誥字桂翁號桂隱其先清江之翟斜族也翟斜之族自宋公是公非弟兄叔姪以文學聞天下號江右三劉先生之先世有諱滔字禹績者由翟斜徙吉水之南嶺傳六世至彥升彥明兩弟昆升留處南嶺明分處北坑北坑以地居上游號上族因號南嶺爲下放升字鵬舉五子競爽第四子曰儻字端臣生子少齊字思齊是爲先生之高祖考少齊生子黻字德卿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十六

宋大學內舍從誠齋楊文節公遊子鈴字衡甫受知文丞相號麓隱生子仁榮字雲祥號習靜與弟化龍長子元方同領景定甲子鄉薦明年俱及進士第雲祥授平陽尉先生平陽第四子也生二歲失母七歲失父九歲宋亡舊以穎悟之資自樹羈孤之中能不墜先業又斥大之今之大夫士論先生德行道藝必推本其先人於是平陽之聯科雖不獲究用於季代因先生克紹咸稱其有子而劉氏自翟斜而下益有光焉先生之爲人不爲世俗之所播奪不爲風聲氣習之所淪染卓然以重厚醇雅進與鄒魯士埒而無忤容事諸父及諸昆弟盡恭敬友愛之道先世恒產

必推讓之子姪及門必厚遇以禮伯氏蚤世其子古臣方
幼撫育教誨使有成立古臣卒又撫其子如古臣夏氏女
沒所生角羈未鬻教育而婚嫁之如禮晚卽南嶺叔始祖
祠率族子歲時祭祀以正昭穆之叙居家處鄉有古君子
風訓學者能以師道自立至其爲文根柢六經屬鑒子史
躡躐百家淳澗演迤資深取宏架獲哲匠達於宗工液古
融今自執其韉無慮不獲靡施弗宜雖未嘗露其雋傑廉
悍踔厲風發之狀韞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掩抑四方求
文繼屬於門有古文若干卷諸體詩若干卷駢儷書劄若干
干卷總題曰桂隱集蜀郡虞先生豫章揭先生及余皆嘗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七

叙之各以所見極其形容詠歎之盛然以先生之文微吾
三人言有不行世者乎先生没吉之弟子顏成子狀其行
稱先生年十二三時長於宋季程文若賦律論策臨文沛
然蔚成老氣宋之遺老鉅公若季公鶴田肯堂深齋三公
於先生爲母黨尊行一見卽以斯文之任屬之中齋鄧公
須溪劉公於先生爲鄉先正見其文尤加器異鄧公嘗延
之家使範其子若彭巽吾晏山心於先生爲畏友往往推
服延祐初科舉復與先生年纔四十餘州里有司舉孝悌
明經太守強勸之駕先生好古與主司瑟竽理之必然不
足深論先生退自塲屋一時名家欲其子弟規進取者必

厚幣求師事之古有善射者射干鏃掠牛腹舍麤藟精以
不中爲勝賢父兄顧欲得其不中之奇他日與拘拘然求
中者角我欲中斯中耳方厓蕭公爲御史以教官薦學山
文公爲集賢以館職薦尙書鵬南鄭公過廬陵見之歸朝
以遺逸薦公卿推轂當時賢士推轂者可得美譽賢士何
爲焉先生生以宋咸淳戊辰八月二十六日卒以大元至
正十年九月十三日年八十有三葬以是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墓在州之仁壽鄉東槎灘娶卬岡羅氏有婦德能致
內助先二十年卒子男三長立敬先五年卒仲尙文克世
文學先生鍾愛之惜蚤世季應麟業進士女四人適同郡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六

李以孫夏昶彭鏃蕭泰端皆宦族孫男七觀先天次理瑜
諒璉讓珣珵今除龍溪書院山長孫女八曾孫男二予於
先生未獲一識而書問不絕相知爲深虞公晚歸田過從
甚樂每有相見遲慕之歎虞揭二公皆先卒予以垂髦之
齒獨得銘公銘曰宇宙氣化消長有時斯文盛衰不繫於
茲富貴儻來非悠久功名時至亦易就惟茲二事衆可最
天畀斯文曰予獨近代四家廬陵眉山臨川南豐頡頏其
間展也桂隱實宗歐陽豐會約蘇謹嚴歸王天愨其施不
斲所重我其承之賁若尤寵在衆不隨予獨不訾不馳厥

齋俾昌於詒

元故旌表高年耆德山村先生歐陽公墓碑銘

至順元年冬十有二月南郊禮成詔天下民年八十以上無失德者有司以高年耆德旌表之袁之分宜山村先生歐陽公是年九十以齒以德當應詔元統改元又詔賜高年帛公年九十三縣大夫來致帛見其人物議論之偉驚且喜曰此豈徒有年者哉二帛未足以示優禮也詢先詔旌表猶未徧舉方謀爲之請予適在朝亟以文白當道檄有司奉行之於是旌表將至偶近公生朝子孫請卽是日拜命爲壽有司從之比至疾遽作竣事未幾卒後八年予謁告南歸訪族防里至公之門旌表奕然而宰木拱矣子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九

惟德以里名士孫復孫所狀公行請銘其墓予忍銘乎忍不銘乎公諱涇字源清號山村先世自安福令而上詳見吾宗克國文忠公譜令以下數世有自安福遷分宜防里者至公傳十有六代代多文儒曾祖安世祖必恭父起宗皆教授鄉里世父龍瑞登宋咸淳七年第公資貌偉特少以力學得羸疾有授以食療法久乃魁岸性孝友執親喪至柴瘠每起必杖爲親擇葬地術家言某兆吉公曰何自致之曰以公孝感當自致已而果致季弟目青温涼饑飽候伺之如是數十寒暑無幾微倦色沒而哭之盡哀葬之盡禮倫誼之重里人至今以爲式家居飭子孫常舉平心

待物四字爲訓能以身教故子弟率從由是忠厚日積致家日肥奉養日腆而公儒素之習不改平生被服前代衣冠未嘗少易華靡子孫亦不能強之暮年身健神清稠人廣坐與一二同輩談承平舊事移日不倦歲時會族少長咸至數指語子孫曰天倫之樂無以踰此饗餼隆殺非所計也爾後人毋廢斯禮早年習舉子業精敏有聲場屋與季父同登俱待補國學葉丞相守袁遇士慎許可見公之文獨稱賞求識公面屢加薦達至宋亡科舉廢乃更沈潛性命之學手編諸經傳註彙萃先儒格言其精義與旨融貫演繹多所論著細書大帙充物巾廂詩文理致自足不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三

事雕劒舉動一出誠恪不勞矜持嘗有老僧一日同集人見其踧踏於坐詢之曾從之學教學者無他言惟勉其用功根柢異時少自樹立卽有依據後進往往佩服其言生以宋淳祐辛丑六月二十六日沒以大元後至元乙亥十一月十一日年九十有五沒之明年丙子八月某日葬於里之小礮源娶某氏先公卒子男一惟德字秉彛幹盤有譽克大厥家公歿之歲子已稀年今將八十康勁勝常人每以公壽期之孫男二務敏務實皆業進士曾孫男一玉成孫女一適彭曾孫女二長適朱少適許皆名族予於公爲族弟先世徙瀏踪跡雖逃知遇獨深銘墓之請謹不敢

辭銘曰惟公之身實備五福壽躋期頤富有弗祿弗祿雖
富公恬不知曷其康寧豐約不移惟其不移可久處樂耽
書味道生不飲藥好德已稀況德之積迨夫考終數不滿
百大樸未斲全福有人豈獨全福有行有文有文匪他惟
性惟理以淑其徒以遺孫子有覺其闕國旌壽駿天光所
臨百世流潤爾孫爾曾赫奕其承同宗匪吝惇史足徵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三

居士歐陽南谷墓碑銘

居士諱同寅字同甫號南谷袁之鈐岡防里人也世爲望族家饒貲尤多儲書居士自幼爲學實實旣長賦性剛塞居家庭有孝行處鄉黨有直聲輕財而賤利貴義而重德姻族有孤遺少任其教育長釐其嫁娶里中貧乏者饑有其粟死有其棺殮有其域歲旱先其鄉人禱不大雨不止鄰有災集衆救賞募爨夫必撲滅乃退人有訟求正善譬析以理閭閻細民有戒心來歸必聚而保之五六十年間未嘗希知遇於當世故己之德人者甚鮮人之德己者甚多嘗訓諸子曰處善循理人生至樂仕宦何爲當道以教

歐陽文集

卷十

墓碑銘

三

官薦辭不受又嘗自贊其畫像有曰務本之學施於孫子士稱其言先行而後從晚歲家居優裕肆力於學適意於文廣坐辨論經旨專門士或病之天歷己巳夏五月疾作醫至却藥不飲疾甚諸子請所以命輒厲聲曰若輩皆四五十之年猶待刺刺語耶有間曰張公藝九世同居惟一忍字汝曹識之端坐正衣冠而瞑是月二十日也得年七十有六至元丁丑十二月壬辰葬臨江新喻鐘山鄉龍伏之原曾大父峻大父珣父夢顯積德起家初娶劉氏繼室許氏皆先卒子男四震亨晉亨巽亨克世家學鼎鼎仕八蕃有招蠻功宣撫司辟薦以官聞母喪歸不就巽亨仕湖

南辟清湘縣儒學教諭以親老辭女四適李適彭適胡適
劉皆里名家孫男四長天祐次天福蚤卒次天與天啟孫
女七曾孫男三曾孫女四吾歐陽氏以有妣支裔封越後
并於楚受封於烏程之歐陽亭侯子孫以亭侯爲氏歷兩
漢涉魏晉六朝唐宋迄今南北歐陽惟一族非如他姓各
有所從始者然自涿州太守而下顯者曰冀州渤海青州
千乘千乘中絕今皆渤海後又自率更令而下顯者曰長
沙自吉州刺史而下顯者曰廬陵其實出於一詳見唐書
宰相世系表及我克國文忠公譜說居士先世由廬陵之
安福義歷遷今防里八世有府君諱侁在諸昆弟中子孫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三

最多遷居外郡有復遷安福之早禾田有遷潭州之瀏陽
馬渡者若是者不一居士亦侁後於防里其處者也元之
於瀏陽遷者也由始遷至先參政冀國公纔三世故世次
可考居士於冀國公族弟也元於居士族子也巽亨來京
師求表居士墓義不敢辭爲之銘曰才周世用世用則訥
德應人求求人則恡我宗儀型遺不我愆我表其藏三世
其親

讀圭齋先生所撰南谷居士墓碑知昔人之所積者
忠厚深長其遺諸子若孫固異乎衆人也自凋謝之
餘而資源昆弟皆卓然復昌其先世又知天之報施

善人果不爽也嗚呼世之人何苦而不積善哉洪武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有二日翰林黃子澄書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碑銘

十四

永新龍母吳氏墓碑銘

書而出必掩面幽其明銘何炫宵而行必秉燭明其幽銘何瀆生存正沒順寧酌二義可也銘婦之家嫂之邱絜吳氏罹其憂事莫難彝倫間公無怨私無瘵姑宜家叔宜室卑者勞尊者逸城有屋郊有居相夫子手拮据子於親無二上禮有別孝無讓父之命子之誅人信之惟天理惠於宗德於鄉宜太史銘其藏

余拙於書病餘愈拙近日求予文者多強予書余不得已力書以塞其請然實非余之素志也禾川龍孝子謁其母吳氏墓銘獨能見諒於是請太常博士劉聞大書余甚嘉之因書銘後使知得予書者不如諒余書者之使余感也致其辭來請者其西賓戴與權也其人甚賢使予不忘歐陽元書

墓誌銘

元處士劉公梅國先生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隆瑞字立賢世爲安成望族幼穎悟力學家
居孝友遭父母喪勉力襄事動循禮則宗黨繩之遇諸子
姪獎勸誘掖期於成人天性踈跣輒加謹約劉氏堊業彬
彬可觀公教居多世變桑海舊家子弟巽懦奴客乘勢恣
睢公奮以法鋤拉強梗至元甲午獠寇陸梁青山朝廷遣
簽樞督捕輒欲禽獮其鄉聞者竄公遠迎大軍供億畢給
民用無恐豪右有宿憾於鄉伺間報復公辨出無辜活者
千計冠平師旋居民殘燬札瘥薦臻公被府檄勞來遺氓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賑饑療疾流亡四集有司築堡壘以戒不虞公曰軍名備
禦實則病民卒言大聞遂撤其戍民迄今便之公機警倜
儻疎財樂施爲人熠難鐫糾德色不見幾微晚歲延名師
淑諸孫暇日觴咏暢適泊然無求於時所居多梅因號梅
國先生至治壬戌四月十五日卒明年十二月十六日葬
鄉之南山壽五十有八按狀劉氏在南唐時有爲袁州刺
史者始遷安成蜜湖傳至克都府君再遷南溪五世爲評
事府君良輔二子長廸功郎龍南尉汶次修職郎沅陵令
松沅陵子醴陵令孔彰善誠齋楊文節公萬里醴陵子塤
塤子鑑以文學顯終承事郎秘書省校書郎秘書生天福

修職郎廣西帥司幕官是爲公之考號恕齋澗谷羅公楫
壻之嘗及接見後村劉公克莊爲人慷慨多智畧與文丞
相有嫻好雅見器異須溪劉公辰翁青山趙公文靜德王
公夢應復心崔公君舉異吾彭某皆常與之遊君子於公
行義之卓尙論先世蘊藉之深先友過從之盛而知其負
挾有自來矣伯兄震漕貢進士仲兄薦補國學生咸有士
譽公娶王氏女有婦德能持家後公一年卒子奕字持敬
孫曰漢善鵬嵩嶽正泰約貫凡九人述行狀者湖南宣慰
副使周君志仁介奕請銘者太常博士劉君聞也余識奕
久銘何可辭銘曰安成在漢隸邑長沙十世有羨蜜湖是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七

家處士侃侃濬厥義問秩若紀綱不煩以紊範族以正朝
物以剛抑浮惇雅植弱穉強颯嘯於輦王師薄違鴻飛於
渚公曰曷歸力爭軍門其勇萬夫賄其有餘翼蔽一隅孰
弱爾巢我堅爾屋孰莠爾田我痔爾粟民將德公尸視百
世公曰噫嘻我求無愧衆芳所都紛郁粹醲涵泳堯仁優
游以終彼秩三品奉常斯諡法當立傳太史乃議奉常言
之銘者太史儕是寵光展也君子松栢鬱鬱君子之域宜
爾子孫維德之植

元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
經筵事豫章揭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七月壬辰翰林侍講學士揭公曼碩以總裁宿
史館得寒疾歸寓舍戊戌薨時京師大雨彌月朝紳大夫
聞者不避泥潦馳往哭之人人盡哀明日中書出公用鈔
二千五百緡率先爲賻於是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以下咸
致賻儀有差車駕在上京適遣使賜諸總裁及史官燕勞
以公故咸援禮辭中書爲改燕之日使者歸上京白宰相
宰相以聞有旨賜中統鈔萬緡給喪事有司議以驛舟送
其柩歸江南孤泫奉史官劉聞所狀行詣予撰公墓銘予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與公三爲同寅相知爲深公死爲之哀痛踰月不能忘故
不銘有所不忍銘有所不忍九月泫將扶護登舟廼勉叙
而銘曼碩諱俟斯姓揭氏生而穎異年十二三讀書屬文
卽知古人蹊徑家貧不能具束脩從學惟蚤暮刻苦父子
兄弟自爲師友稍長豁然貫通日有增益未弱冠里大家
延之授業諸生年或相等皆以師道嚴憚之二十餘負雋
譽游江漢間司徒程楚公爲湖南憲使奇其才妻以從妹
皇慶初程公入朝公館其門時國初諸老尙存聞程公有
佳客咸願識之及與之言薦恐後延祐元年用薦爲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四年遷

國子助教學士承旨復奏留之五年謁告歸泰定元年復授應奉翰林文字丁內艱去職天歷二年秋文帝開奎章閣置授經郎教勳舊大臣子孫於宮中公首被選至順元年預修經世大典三年書成超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元統遷翰林待制後至元四年擢集賢直學士五年奉旨代祀北嶽北海濟瀆南鎮竣事引疾便道由浙左歸豫章六年以奎章供奉學士召未至改授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改元兼經筵官二年陞翰林侍講學士且命同知經筵事三年年及七十請致仕歸上聞亟遣使追及溲南拜表力辭再遣使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皇帝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无

神御殿碑文成求去不聽夏四月詔修遼金宋三史命右丞相爲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以下凡六人爲總裁官公預其選遂不得辭明年遼史旣進金史垂成公薨壽七十有一揭姓相傳出楚司馬氏世遠姓稀譜逸或云出漢功臣陽信侯或云出安道侯漢以後揭氏居高平居汝居郢唐乾寧中有諱鎮者以左僕射持節袁州刺史揭氏仕東南者昉見於此今江右諸揭居豫章居盱廣昌皆大族豫章族始祖稹盱廣昌始祖填推其訓名蓋稹填伯仲曼碩居豫章豐城今爲富州曾祖光朝妣黃氏祖性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

妣黃氏繼何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父來成以邃學篤行見推前輩先賜諡貞文先生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妣黃氏追封豫章郡夫人皆以公貴推恩初娶李氏繼程氏荆湖北道宣慰同知巖卿之女先公卒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三長汝國學上舍生克世父業李氏出也幼廣陽生始四歲女一人適秀才楊湘孫男一敬祖孫女一公爲子弟未嘗有纖芥貽其親憂昆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少處窮約泊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思其親曰吾親未嘗享此故平生清苦儉素老而不渝在京師三紀官至五品出入未始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乘馬爲授經郎諸貴游子弟見其徒步每早作宮門辨色輒先諸侍臣至謀爲之貰馬公聞之自置一騎尋復鬻之示非所欲初遊湖南見前宣慰文惠公趙淇趙素號知人謂公曰君他日翰苑名流憲使涿郡盧公摯見輒稱許其歸朝竟以翰屬薦之牘今在掌故至京師受知太保李文忠公孟樞密王文定公約承旨趙文敏公孟頫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先是東南士聚輦下如四明公楠巴西公文原雍郡公集有盛名於公卿間旣而貢集賢奎章周待制應極薦之皆馳騁清途公與清江范棹德機楊載仲宏繼至翰墨往復更爲倡酬公文章在諸賢中正大簡潔體制嚴

整作詩長於古樂府選體律詩長句偉然有盛唐風楷法
精健閒雅行書尤工國家典冊及功臣家傳賜碑遇其當
筆往往傳誦於人四方釋老氏碑版購其文若字表及殊
域門人集其所著已板行於世在國史時李文忠公見所
修功臣列傳撫卷歎曰他人膽吏牘耳若此方謂之傳在
奎章時上覽所撰秋官憲典驚曰茲非唐律乎又覽所進
大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
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本常置御榻側爲經筵官
上聽其講篇深嘉其忠懇故其際遇累朝皆非疏遠儒臣
所敢望者延祐末朝廷倏罷羣臣贈典公之父獨得賜諡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貞文又賜之碑天歷至順中大臣有薦文士人主必問之
曰其才比揭曼碩如何累稱其才可用欲器使以政今上
初卽位一日使衛士召公至則以內府所賜諸王段表裏
賜之將賜躬自辨識然後以授講經退又賜金織紋段至
正改選格諸超陞不越二等公由中順大夫進中奉大夫
獨不爲例超授四等轉九階神御殿碑成特賜楮幣中統
鈔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官亦賜白金如其數又爲之賜貞
文書院額仍許置學官若此異數公受之踧踖不見幾微
自炫之色而許國之志益自奮勵故處散地論政薦士以
古人自期王文定公嘗言與揭公談治道大起人意對大

臣言其辭不及他第言某處灾傷未賑恤某政弊未除某人賢在下位未擢用自鄒南召還丞相與候見便殿因問方今治政何先公曰養人養人何先公曰人才當譽望未隆之時養之在朝廷使周知庶務一旦用之自識治體及置史局又問修史之道何先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修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公求去之意未釋上使丞相及諸執政面諭留公公曰使揭某有一得之獻而諸公能用其言天下遂獲其利雖老死於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他日集議東內公倡言鈔法大弊合用新舊銅錢權以救之政府不樂議論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辨駁示以顏色公辨不少變丞相心深敬之故人才因公言知名善政因公言張本公出不以告人人亦鮮知之惟豐城地不產金而金課益倍爲害歷年公上言罷之集賢考校諸路學官所業下胄監移博士吏文淹滯儒者公請改其制以事付本院屬官竟得奏允御史言下第舉人以充學正山長鄉舉放次榜以充教諭學錄廟堂以咨公公力贊成之此世所知者考鄉試會試一廷試爲讀卷官二國子監公試七多名士後居要路所教勳舊子孫後多爲重臣公待之泊然不矜詡以爲聲援於程公禮若賓客人弗知其爲肺腑親性耿介身直好善惡惡表裏如一聞郡

縣有一廉吏他日臨文必旁引曲諭以極其稱道或恐其過聽失實公曰如是猶不足以勸善况敢億不信乎至聞吏有貪墨病民論之曾不少恕嘗有郡侯以勢諷其部民奉金爲公壽求文記其德政公頗知其人斥之曰汝郡侯所行如何吾敢以飾辭爲諛乎其人未幾以賂敗朝中名臣意趣或不與之合終身不一造其門雖嘗以是爲軋公曰吾之進退用舍一聽諸天人何能爲世路齟齬或不平心有所感形諸詩文傍觀謂其太甚公曰言當如是不必慮也其遇善類及新進諸生乃復恂恂汲引暮年求文者多寢食爲廢子弟數以爲言公殊無厭苦意有客爲人求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時乃遽失援公未病前數日謂余曰某生平愛公文恨無
因獲一言早晚史事成求公作貞文書院記記成而刻吾
志畢矣余敬諾之悲夫斯言詎意未記書院而先銘公之
墓乎泚卜葬某鄉某原期以某年月日預爲之銘銘曰古
稱良史造物忌予奪是非擅萬世嗟公直筆廉不劇獎善
懲惡義之比惡書不貸善書亟寒暑晝夜憔悴思公起南
服抱腹笥布衣徒步品第二尚方召見呼以字致君惓惓
效獻替講經作史出一意陳規進戒爲己事惜哉負挾勤
少試徒抒精忠載言議感慨論列時出涕唐之甫也漢之
誼以文發身卒以斃豐城故墟千將瘞夜占斗牛有文氣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十四

將徵遺編錄後裔

元故承務郎建德路淳安縣尹眉陽劉公墓誌銘

至元二年冬十月十五日眉陽劉公卒於衡山之私舍三年春正月同年友廬陵歐陽元聞訃哭諸寢門之外三月其門人衡州路推官何克明以書及所撰公行狀致其孫圭之請來謁其藏銘何君之言曰衡山爲邑自武夷胡氏廣漢張氏寓居是邦學者宗之凜然一趨於正後是百餘年眉陽劉公父子實來使告邑人子弟私淑胡張二先生之訓久而彌章則其薰陶啟迪之助居多今不幸卽世母老孫幼至以身後屬其一二門人門人願以不朽託公之同年惟先生義而銘之庶幾公猶未死也余讀之歛獻夫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同年以科目爲弟昆師友以道義視父子師友廢道義不明同年乖科目不振人情死生之際天理存亡之機其所係也大矣吾於劉公忍不銘之乎公諱彭壽字壽翁家譜載其先本漢中山靖王裔隋時有諱建者仕爲大將軍漢王諒使畧地燕趙將不直其所爲棄官入蜀家於隋

疑誤十

一世祖貞仕蜀署眉州司馬蜀亡宋召入復官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五世祖貞卿字純老爲廣漢軍司法至曾大父演字謙叔號中山由丹稜遷眉之金流鎮是爲金溪中開禧丁卯潼川轉運司解有文集號雞肋傳於蜀大父蕃卿字子才號默齋登淳祐丁未第尉紹熙之靈應改教授

邛州攝州倅壬子蜀被兵出蜀之荆南卒焉考淵字學海
三領鄉解嘗以春秋冠全蜀內附初避地嶺南之桂尋之
象還寓衡陽署號象環卓行篤學爲士楷模事母至孝者
年修子職尤謹用薦爲永州路學正旣沒門人私諡曰永
政先生公幼穎悟侍父瘴海不廢家學弱冠負才備辟衡
山縣教諭重闡康強公以薄俸迎養菽水怡然父子授徒
從學雲委久之樂衡山士習之美遂留居焉再調武岡路
儒學正秩滿待教授選會科舉行延祐甲寅初科以春秋
貢湖廣乙卯登第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桂陽路平陽
縣丞轉岳州路行用庫使陞承務郎建德路淳安縣尹受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代還踰年卒年六十有四先妣彭氏公名存外氏以志孝
也迎養繼母於浙西年八十餘公卒深哭之公娶白氏用
公貴皆當有封贈循資請於朝命未下公歿子一人侶女
一人適茹蕃侶舉湖廣鄉貢進士遇恩調衡州路儒學正
應選教授先公一年卒公以繼世之重爲之衰絰及期竟
以憂感嬰疾疾革門人江雲端劉延儒輩咸在將屬續語
延儒曰生順死安無遺恨也第老母不得終養孫圭幼未
之學子教之而才吾受子賜言訖乃瞑圭以某年月日奉
柩葬於某山之原公爲蜀名家世明春秋之學自曾祖演
至子侶五世一經相傳科第接武家多著述象環先生有

讀易記易學須知春秋例義春秋續傳記左氏記事本末
周正釋經古今要畧等書公所校讐增附不少其自爲書
有四書提要春秋擇存春秋正經句釋易經說未脫藁生
平所著文集門人方彙編之初科舉未行公教學者必以
五經四書爲本爲文必先理趣而後詞章及科詔頒悉如
公所爲教故高弟冢嗣以取科名校文鄉閭門生多擢高
甲在衡山時部使者涿郡盧公摯廣平趙公厲皆一時名
公一見輒遇以老成在岳陽行中書省平章魏高公昉拔
自筦庫館之幕下屢以行省提舉薦不報迨其爲政勤於
治民而疏於奉上故當時惟賢者知公余與中丞浚儀馬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七

公祖常侍御濟南張公起巖參知政事相臺許公有壬同
朝暇日論及同年士五十六人二十餘年聚散不常升沈
不齊其間存亡疑信幾不忍詰至於劉公則往往相視有
苟慈明愧陳太邱之色適翰林編修和達來自淳安能言
公幅巾深衣每月初吉陞座講書淳安士庶聽講無倦致
邑中風俗丕變余明日白諸公曰方今宇內州縣大夫皆
有師帥之責於其民其能服先王之服誦先王之言卓然
以承流宣化爲己任者嘗屢見其人乎諸公方懷論薦公
遽不起噫命也夫公葬象環先生衡山先塋之原名其阡
曰岷衡因號我山銘曰誰謂岷遠百川其支誰謂衡高景

行斯齊誰謂公死遺書在茲遺書在茲使我悲之銘者是
用不費於辭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行斯齊誰謂公死遺書在茲遺書在茲使我悲之銘者是
用不費於辭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元故將仕郎臨安路錄事羅君墓誌銘

延祐二年仁廟初以科目取天下士左右榜得五十六人時朝廷驟黜舊例一以經學行義取人所得士非故業舉子以應時需者十五六年間司風紀掌綸綍內綜機務外使絕域才不乏使其間居位勇退能以風義先天下則惟羅君求師一人求師諱曾家廬陵新安里登第授將仕郎寧都州判官再調臨江錄事以初授官終焉其退非有扞格不偶亦非以材具不適時而所慕有大於此者惕乎若不能以斯須留故同年之士聞君之風反自修省失所負挾怡然欲爭君之高而莫之能也君至寧都蔡寇甫平涸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三

瘵未復奮以身任撫摩芟其強梁薙去宿蠹久乃安堵臨江素號繁劇吏從疑儒者劣於刺裁君夙夜勤恪事無留難暮年綱紀修舉一日聞親有疾遂棄官去自是不復出仕以死惜哉羅氏吉望族曾祖士友宋承務郎致仕友母年滿百故相文文山與其子弟有斯文昆弟之好奉幣載酒升堂拜母題詩廳壁鄉里榮之曾祖母蕭氏恩封孺人祖屋父寅君孝出至性親病自臨江歸拜醫嘗藥衣不解帶親終毀瘠異常禫除餘年哀不忘嘗廬母劉氏墓蔬食數歲不變事繼母習氏尤孝其死習慟之切至其平居終日忻忻喜愠不見於色蒞政廉約遇物謙冲自束髮與

人交不見幾微褊心登第偕同年蕭君立夫舟還蕭僕死
給以已從蕭病臨清一月君一月留燥濕共之未幾蕭卽
世教其孤遺長妻以女其所爲不愧古人類如是泰定四
年丁卯十有二月二十二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五
以次年某月某日葬於廬陵之清湖娶文氏子男一人會
之克世其學造物之報庶幾在茲女四人長適蕭霽卽立
夫子今江西鄉貢進士狀其行來求銘嗚呼余於君爲同
年又同生昭陽協洽之歲霽來始聞君之訃乃哭諸寢門
之外爲之銘曰雅之烏烏不止於藪而集於枯車之輓輓
不馳於坦而涉於阪嗚呼羅君士之以爲難兮君固卽所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罕

安兮而卒老於一官兮

曾秀才墓誌銘

秀才曾氏子名一漢旣沒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
哭之慟知其葬有時奉行狀乞銘於歐陽元拜且泣曰人
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弟一漢實曾氏才
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
庶幾猶未死也余聞其言惻然乃叙而銘之曾氏永豐顯
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夫悼其兄似
俞早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朏生天歷
二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元至順以是年某
月某日葬於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聖

誦少長無童心十二三能文章十五六頽然長以弁不尚
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
善交朋友信遇宗族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詞章凜凜
趨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子業精熟尋執贄臨川
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痰喘以死
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北來拔並舍大木似翁
誓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踰月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
一人萬奴纔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
甚於德元言者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無論才
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

自存嗚呼一漢真佳子弟矣乎銘曰麟之不角麋不如續
鷗之不翰鷖不如卵奪其所有無予之爲瘡藥其乖成無
生之爲寧坎而深樹而慘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聖

歐陽奇翁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文壽號奇翁姓歐陽氏予之族兄也其先由廬陵徙安福之義歷復由義歷徙分宜之防里曾祖子敬祖西園皆篤厚好施與鄉稱長者考登仕郎化龍慷慨以功名自許妣李氏有淑德公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幾十有幾配彭氏出里名族子所性才幹克家孫吾貫篤問學善咏吟頃予在朝公遣姪勞予京師及謁告南歸又勞予於家囑叙其譜序成而公沒予聞訃哭諸寢門之外不能堪未幾所性懼公湮沒無傳屢以墓文爲請將以圖於不朽予雖欲遲之恐歲月逾邁無以盡情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望

則於墓文又烏可已耶公自幼穎悟甫數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年十餘挾書出就外傳勤謹不懈隣人有厭其夜讀者公焚膏繼晷諷誦不輒自若也父沒不勝哀慟廬墓三年而後歸仁宗族誼內外鄉黨稱之無間言常恐子弟廢其世業延名師儒訓切之日復親督其課夜分乃止如是者以爲常中年文學大進不求利達師表鄉閭晚節深居罕與人接見唯幅巾藜杖逍遙林壑間從一二賓客自娛其高尚概可見矣以某年卜葬安福縣六十七都地名黃竹坑坤申山寅艮向之原余於公爲族弟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裕已範世兮學行允敦內蘊弗施兮旣臧且淳子

克其家兮孫踵其仁勒此貞石兮其永有聞

歐陽文公圭齋集卷十終

歐陽文公集

卷十

墓誌銘

四

歐陽文公圭齋集卷十一

廬陵鈞源族裔孫杰芝田校刊

阡表

安成劉氏儒行阡表

至正甲申安成劉君粹衷以翰林應奉爲後宋局修史官未病前一月述其先世梗概葬於里之儒行鄉者幾所總名之曰儒行阡謁余表之余諾其請矣粹衷未幾病作又未幾疾甚遺其子都來趣余爲阡表余有所不忍也已而果卒哭之盡哀而告之曰古人有挂劍之義儒行阡之表余諾君請矣余忍有愧於古人乎越二年丙戌春余將南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

阡表

一

歸乃表之曰安成在漢屬長沙國定王發子孫衆多今安成劉氏獨多於他所蓋其後然安成之劉亦有兩支焉其一曰南陽太守遐之裔魏元陽壻也考遐之先亦漢宗室粹衷性質直叙其先世起自五世直卿府君迄於父龍泉府君行實有可考者書之其不可考者則亦闕之而已矣直卿府君諱諤娶彭氏歿合葬小唐之原子雄才字子厚生淳熙壬寅歿景定壬戌祔於先塋之東南娶李氏葬雙牌嶺繼王氏祔子厚墓右生三子長炳字季文歿於至元乙酉祔祖塋之左次煥奕皆無後季文生三子長應龍娶趙氏歿同祔季孺人墓側次祐孫娶鍾氏合葬由慈灣次

承翁字德甫王氏出也累監吉水泰和吳城南康等稅生於宋淳祐壬子六月歿於大德壬寅四月祐孫之塋娶穰氏生景定庚申之十一月歿大歷之九月祐王孺人墓右子輝字明卿生至元辛巳歿至治壬戌以子貴贈承事郎龍泉縣尹葬里之稼木塘娶楊氏封宜人子性卽粹衷孫一人曰都此其自叙若此五世皆業儒其鄉又以儒行著名旣曰儒行誰曰不宜大夫士惜之者曰劉氏數世力學至粹衷始有爵祿於朝以粹衷之才使得中壽其所就豈可量哉余則曰天下之事惟不足故有餘日行一日不及天者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天者十三度有奇是不足也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

序表

二

積其不足乃有餘分以其餘分置閏則氣朔分齊而成功矣天且如是而況於人乎人謂之不足則劉氏之有餘慶者庶乎在此粹衷有學識能詞章會試御試皆第二在南土中實第一名爲旌德縣尹廉明有威政化大行遷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其與修宋史大愜士論余庚午科考試南宮實余所得士斯文之契故爲之表云

哀辭

蕭同善哀辭

人貴有後兮子貴爲男男固可尚兮子職曷堪生而懸弧
兮西東北南終老膝下兮壯士斯慚違親遠祿兮孰與旨
甘榮與養俱兮此樂孔耽求備造物兮十無二三一或缺
望兮終身之曠隱君有子兮詩禮是揮更習律令兮讀例
與凡卯以儒薦兮辰抱憤慘泝瞻隱君兮宰木旣斲幸哉
有母兮華髮滿鬢兒服楚楚兮懷母擔擔燕碁十霜兮吳
桑九蠶縮成望更兮匪進之貪生可爲養兮逝恩其覃歲
月不貸兮枯魚之銜吁嗟隱君兮聲流淪淪孝則曾閔兮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

哀辭

三

壽非彭聃遭世佗際兮脫身戈鈿負母遁逃兮賊鋒以或
流血漸腓兮惟晦之咸創巨雖遠兮永邨之函掾語反是
兮煩憂如惓泰山有雲兮起乎崑崙膚寸裁合兮八翼可
曇維此下沕兮氣升江潭將族而雨兮風隴其醴思旣根
本兮澤弗及涵感彼何易兮順如馳驅此進獨難兮右跣
履巉所處實異兮命疇吊讒擔志不渝兮明神允監稅爲
哀詞兮視此幽劄

傳

高昌僕氏家傳

僕氏偉元人也其先世曰瞰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婆匍妻默棘連可汗爲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連卒國亂婆匍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爲賓國夫人而默棘連故地盡爲回紇所有瞰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卽今偉元也回紇常自以其鶯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爲號偉元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卽今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幹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 傳

四

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斑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僕輦傑河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爲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元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卽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爲之梵言以祝之也瞰欲谷子孫旣世爲偉元貴臣因爲偉元人又常從其主居僕輦河上子孫尊瞰欲谷爲始祖因以僕爲氏焉以河名也相

傳瞰欲谷初爲國相適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
回鶻援兵瞰欲谷與太子闕持勒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
封太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
普爾襲爲本國相答刺罕錫號阿大都督遼王授以太師
大丞相總管內外藏事故國人稱之曰藏赤主屬滅里棘
脫脫伯告叛合刺山王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曰脫脫
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取今與王
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滅里棘馬百
疋脫脫使追之則給追者曰丞相取馬載葡萄酒見汝主
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歡甚饗公畢謂曰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傳

五

今日易營初脫脫置七行營三日一身各以嬖夫人攝之
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遲公至旣行乘馬從後
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
奮曰私恩公義有難兩全者吾奉王命取爾首耳亟拔劍
斬之左右股慄不敢動持首白王王悅賜玉深郡地暨牙
里於斯博和思於斯二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阿忽爾河河
水素湍急俄而水止國俗以爲水寐占者曰禱之必有應
公以裳盛水祝曰願子子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
如繩以孝以忠永保令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湍流如初
又常盛暑袒跣卧大樹下鴉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驂

鴉下爪騁者三方怒提之毒蛇自上墮地賴鴉免於螫戒世世子孫勿殺鴉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帝召丞相以劍擊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玉深郡西五里曰濶爾祿之名曰辛子岳弼襲國相爲答棘罕阿大都督太師大丞相仍兼管內外藏事七子長曰達林次曰亞思弼曰嚮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刺脫因曰多和思亞思弼二子長曰叱俚伽帖穆爾次曰岳璘帖穆爾叱俚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刺罕時西契丹方強威制高昌命太師僧少監來臨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叱俚伽曰計將安出叱俚伽對曰能殺少監挈吾衆歸大蒙古國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

傳

六

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兵於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叱俚傑忽底進授明別吉妻號赫思迭林子弟以瞰欲谷之後世爲其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未幾左右有嫉其功者譖於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叱俚伽匿之盍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寶甚急叱俚伽度無以自明乃內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鈕銀印金螭椅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二十三郡尋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爲質叱俚伽歿高昌諸郡塗哭巷吊歲時祀之岳璘精偉兀書慷慨以功名自許貲算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

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幹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
訓導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爲第一義上聞嘉之
中原諸路悉命統治旣而從平河南徙鄴縣民萬餘戶入
樂安以便掘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虎
符並賜宮女四人所得賞賚悉歸故郡以散親舊且盛陳
漢官儀衛以激厲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出河西所過
榛莽或時乏水公爲鑿井置墩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祖
皇帝卽位以中原多盜選公稱大斷事官從幹真出鎮順
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州部清寧尋復監河
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今贈宣力保德功臣山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傳

七

東宣慰使諡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曰撒吉思風儀魁岸
識度宏廓蒞事寬猛適宜初爲諸王幹貞必闍赤領王傳
事王薨長子質卜于天孫塔察兒幼庶兄脫忒狂恣欲廢
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帖列聶氏授塔察
兒以皇大弟寶襲爵爲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陝
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以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
魚山建言乘勢定江南必有駿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
昌王取淮安東西並進未幾上崩班師集闕下阿里不哥
睥睨神器諸王多附之王亦首鼠進退撒吉思聞之馳見
王力言世祖寬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專意推戴若猶豫不

決則失機非計也王從之世祖卽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
賜官人甕吉刺真氏及金帛章服泊至鎮鋤惡齷姦革邪
除穢遼東以寧會高麗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
臣洪察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
故卽奏疏爲直前請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壇
反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
得壇戮於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力
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囚繫反流遣
歸剽掠吹枯蘇偃簡節疎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授資德
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畧統軍二使兼益都路達魯
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貴戚臨之上不許因
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壇馬羣園林水磴海青
銀鼠裘等嘗慕古人舉親舉讐之節惟才是用或以子姪
爲幕僚或以里閭知舊爲文學官或以叛帥舊卒爲部曲
將不顧身嫌專爲國計公論多之兵後民有田乏牛俱爲
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得肆耕李壇故將毛璋率
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禿劉懷其恩以璋謀上變乃
襲璋斬之統軍抄不花敗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
爾等豪據民田以爲草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滅死
杖之勒野速等還故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

及拔膠萊與密等州丁壯屯沂莒以逼漣海宋邊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其爲民捍患爲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位知人善任名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雄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於舍年六十六卒於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勲德焉今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諡曰襄惠岳璘十子長曰益彌勢普華次曰都督彌勢普華曰懷來普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尚曰合刺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脫烈普華都爾彌勢初從撒吉思討李璫以功奏爲行省郎中繼除博興沂州都監會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 傳

九

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忠謁丞相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奔潰都爾彌勢爲前鋒引大軍乘勢逐北與宋殿帥孫虎臣戰於焦山破之陞蔣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陞斷事官江南旣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能署處州路達魯花赤時新附之民懷携阻兵每單騎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合馬竊柄張甚恥爲詭隨居閑養晦五年日本之役以爲征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塔海李罕

山等異議辭行已而阿塔海等果敗運使盧懋以言利擢
中書右丞欲引爲叅知政事知懋不可與共事亦辭不拜
後懋果以罪誅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
作亂鄉民或爲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江浙財計至重命
爲行省郎中及桑哥當國屢欲援爲助固謝不就遷太平
路達魯花赤同時平南太將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
弼河南王卜隆吉台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
勢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
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言
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止廣西憲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 傳

十

使卒合刺普華侖儻有節概好義如嗜欲極窮苦姻戚臨
危蹈難徇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留之待母與
敦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乎
卽趨父所自白父奇之俾習偉兀書及授語孟史鑑文字
記誦敏精出於天性李壇之亂與敦氏挈季子脫烈普華
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尋從撒吉思平亂山
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爲孝感所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
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常以王事至益都於四
腳山中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金符商山鐵冶都提舉
未及代以職讓厥弟天兵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爲行都漕

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芻輓粟夜警晨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常幣却貢獻以厚民生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尙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十萬石由邗溝達於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爲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刺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踦贏出於原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有弗戒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傳

十一

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執政柄者憤無所泄則誦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鹽使兼領番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等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撞搪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爲姦利劾奏罷之羣盜歐南喜僭王號僞署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建言揃刈弗亟其勢長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搃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陵

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智勇屬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鐘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於是慷慨語其下曰軍饑重事也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不爲也卽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傷徒步格鬪踏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爲逆耶止有死耳遂遇害於中心岡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九日也年三十九是父夫人希台特勒氏夢公曰廣寇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天矯如龍竟西北而去知事劉閏張德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刺普華衣金甲指麾其中謂曰吾今治此煩若二人爲功曹翌日凶訃至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傳

十一

俄而閏德相繼死時羣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乘騅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爲神繪像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伍分明禁令嚴肅凡所施置後爲法程敷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儔也贈通議大夫戶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中全節功臣諡忠愍希台特勒封高郡太夫人盛年寡居貞操凜凜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僕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歲刲股以愈母疾粵之人士謂忠孝之節備於一家故相與繪爲圖傳觀之旣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延祐初守廣德治化風聲爲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江浙田糧行省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

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猾吏爲民害者合郡稱快改授
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潭爲大州旣至興利除害執法不
阿當道嫉其軋己者構誣以罪事旣白遷贛州路總管尋
佩金虎符同知廣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柳州慶遠賓
州徭民叛領兵數千進以策誘賊黨擒其渠魁侯十九龍
半天等一十三人以歸賊衆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
屯田爲守備計開通故道以絕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
章論薦謂其有文武才畧如古良將遷正議大夫吉安路
達魯花赤中書常檄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旣而引
年休致家於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傑玉立登延祐戊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傳

七

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曰傑直堅
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曰傑哲篤登
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曰傑
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傑列篋登
至治庚午第今從事郎河南府經歷越倫質蚤歲警敏篤
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事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
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嘉定丁卯第今承務郎天臨同知
湘潭州事文質常謂余曰吾宗肇基僕輩今因以僕爲氏
蓋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曾以來勤瘁王家翊興大業而
俯仰陳迹非托之文家大懼湮沒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

履歷以請余惟太史公論贊夷齊顏跖反覆致意於天道
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輒廢書而歎以爲古今同一轍也
及觀僕氏世磊砢相望勲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
何以尙此諸季起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泓涵演迤碩大
顯融無落於其世識者已有以覘之則是旣根而食實售
物而取償天之於僕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乎前所聞矣
使造物報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爲善者哉又惟別生
分類古之道也僕氏遠稽前聞邇厥本始以垂方來綿延
百世遂爲中州著姓實自今啟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余所
嘉稱而樂道者敬撮其實爲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傳

志

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歐陽文公圭齋集卷十一終

歐陽文公圭齋集卷十二

廬陵鈞源族裔孫杰芝田校刊

經疑

問夫子以小器稱管仲而又以其仁許之何也

對聖人之用人有以德之體言者有以德之用言者不可以一概觀也夫以德之全體而言則天之所以賦於人人之所以得於天者其體甚大也惟聖人爲能踐形下聖人幾等而以德之全體論之烏得不少爲之貶哉故喻之以器器者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得而誣者也若夫有以德之用言者則不然夫德非徒貴乎足已以其有歐陽文公集

卷十二經疑

一

及物之功也而王伯之會世變之來有人於此乃能明大義以安斯民聖人卽是論之安得不深許之哉故稱之曰仁仁者之用莫大於愛物也迹其惠之在民心功之在天亦安得而泯之哉昔夫子之論管仲或曰器小或曰如其仁其體用之殊乎夫仁之一字夫子未嘗輕以許人是以顏冉之流工夫造詣之高下夫子於言仁之際若有分寸較量於其間獨於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既許而又不一許之豈有他哉蓋自姬轍旣東楚氛浸盛生民之擾擾紛紛者未有紀極也仲也出而相桓公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之力焉其仁之及物爲何如耶求之當時未見

仲比也至於其器之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僭公無多
變之失齊政旋踵而衰則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其
擴而充之以至於一初之全體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
宙之重惜乎非仲所能及也豈必至於相齊王天下而後
爲大器之體段哉仲之爲小不亦宜乎然則聖人之論何
往而非公平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

經疑

二

問孟子以隘與不恭稱夷惠而又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何也

對人有絕世之行可以爲聖矣而未至於化也故不能無一偏之弊焉夫聖而至於化則世無得而名有聖之一事而至其極焉始有絕世之名矣由其有絕世之名是以清者一於清而未必和和者一於和而未必清於是不廣之意度不恭之氣象生焉雖不害其爲聖也而君子至公之論豈得以此廢彼哉孟子之稱夷惠或曰隘與不恭或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非異論也自今觀之讓國而逃諫伐而餓與夫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聞其風者頑廉而懦立薄敦而鄙寬則百世一夷惠而已誠聖人也然而朝冠塗炭之偏袒褻我側之污不幾嫉惡之已甚同流之無別乎大抵清不期於隘和不期於不恭特其不能化而馴致其弊焉彼夷惠亦不自知其然也由是觀之負絕世之名者夷惠之得爲聖人以此也其不得爲大而化之之聖人亦以此也若吾孔子則不然絕孺悲拒陽貨見小君於衛國應佛肸於中牟時乎清時乎和無適而不可也夷惠能之乎故不觀孔子無以見夷惠雖然亦豈可以足遽少夷惠哉孟子曰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然則二子亦孔子之徒歟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自古者以成德觀人而人才治效之盛爲不可及也夫成
德者君子自然之德然君子有是德而不能以是德自見
於事功惟古之聖人有以知之而每以爲觀人之法焉凡
有司百執事之臣莫不由是而取材故嘉謨之入告庶績
之咸熙無往而非是德之形著也人才治效之盛無越於
帝舜之朝此其故歟書曰云云所謂九德者非臯陶官人之
有九德歟訓書者以爲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
自帝世以知人爲難而臯陶陳九德之目或徑直而溫和
歐陽文公集

卷十二

書義

四

或簡易而廉隅或果毅以爲擾或塞實以爲強其他或六
或三不一概也有六德而嚴祇者則錫之以有邦有三德
而宣明者則任之以有家觀人之法拳拳於九德焉生斯
世者不患其無位也而患其不能有是德於是莫不精白
以承休勤敏以趨事者以聖人能翕合而受之敷布而施
之也人見其俊又在官也而不知九德之時措也故夫九
官相遜茲非百僚師師之興起乎十有二牧惟時亮天工
茲非百工惟時之則儆乎所以相遜所以亮天工者非九
德之君子孰能與於斯由是觀之九德咸事之一語其虞
朝觀人之法得人之本歟後世惟殷周之宅俊灼俊意爲

近之故其人才之盛亦髣髴有虞之世秦漢而降急於功利權謀之近效而用區區勝德之小才於是九德之目僅存於書耳或曰虞廷君子之多而舜猶以知人爲難者蓋慮靜言庸違之在朝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者未盡杜絕聖人觀人之法不可一日廢也然吾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之後則君子多而不仁遠矣故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王

歐陽文公集

卷十二

書義

五

問今天下之事有可言者多矣姑舉其大者言之冗官之未汰銓選之未精殿最之未明法律之未定此四者方今之急務朝廷之所欲聞而士君子所當講者其參酌古今以對毋泛毋畧

對茶惟盛時設茂科策多士而開其直述之門執事典文衡詢承學而試以承務之大夫天下之事誠多矣至於大而可言者亦今世之所囁嚅者也自士大夫開以道故常爲練事以言要切爲干時是以至論罕聞今執事不尋故常不貴泛畧舉急務以詢諸人豈非盛時開直述之門而

歐陽文公集

卷十二 策

六

得爲不諱之問然而所謂直述者非以其文樸野而以其言之切直也旣以不諱問宜以直述對昔夫子以林放爲大哉問非大其問以其知本也事不知本多言何裨愚請言事之本矣明問有曰云云是四者方今所欲聞也愚謂非特方今之所欲聞乃方今之已行者也其間行之弗竟守之弗一或者未究其本乎如冗官之汰大德之初嘗舉行之中書以打減置局而董之以平章某公或議某司當併某司則創某司以兼領之議者或創而罷者尋復矣辛亥更化渙發德音減遙授之官改陞創設者日議併罷乃併通政於兵部武備等院皆復舊制京畿寺監罷者非一

是則冗官汰矣然而輿圖之廣郡邑之衆旁蹊曲徑之捷出者未悉汰也銓選之精則自混一以來立省選部選之法爲二別子弟承襲承繼承蔭之例爲三設吏員譯學儒業軍功出身之科爲四是則銓選精矣然而氏族貴賤之未別歲月賢否之同淹或未暇精也殿最之明則自大德皇慶以來定十三條之章法或遣宣撫巡觀或命御史遍歷是則非不明也然而各處廉能五人之薦未見卽用也三考黜陟之法未見可久也法律之定則非無至元新格也非無省部之編例也然而掾史一時之議擬而通行者盡合於至元之法意乎廣平何相之撰擬而未進者竟能爲大德之成書乎由是觀之四者非不知也非不行也愚請論其本焉其一曰汰冗官之本在於減閒散之俸以厚正官塞僥倖之路以清正選今正官之俸甚薄而散秩之祿尙多者劉景升有大牛芻豆數倍而負任不及常畜曹操以之享士戒冗食也况方以歷俸爲出身減祿俸之無名則出身有限矣若僥倖之門則又爲正選之大患也古者判行使之置權外同之設未必非有所循而爲是名以處之而漢之爛冒晉之續貂實濫觴於茲誠能如漢文欲用齊夫而張釋之終以爲不可家人濫求郎官而明帝終不以爲私恩則冗者可汰矣其二曰精銓選之本在於嚴

族屬之分以尊吾國人譽歲月之考以拔其才用今之女
真河西明有著命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屬隣於近似而均
視蒙古乘堅驅良並列通顯蓋我國人天性渾厚不自標
榜愚恐數百年之後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復別異矣欲還
淳古之風去築傲之習則必如貞觀之於崔盧氏族命近
臣編之使其派系分明不得操進可也至於歲月之考賢
否同滯此可畜常調不可以待賢才誠能覈名實以甄異
能使碌碌庸吏不得含糊渙恣苟資歷求序遷則當如崔
祐甫除官八百而不拘常資寇萊公却例用新進而號得
士則銓選可精矣其三曰明殿最之本在於擇才明之監
歐陽文公集

卷十二

策

八

司絕殿序之汚吏夫貨來之徒玩法而殘民者也豈可復
爲民之父母乎三年之殿邊遠之任未足悛也孟子曰不
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身爲方岳而見善不舉豈得復爲人
之耳目乎絕汚吏則願如唐太宗之於黨仁宏苟犯贓賄
雖至親幸難以滅公責監司則願如齊宣王之封卽墨而
烹阿大夫晉文公之誅曹而數其不用僂負羈則監司必
舉汚吏必除最者非假請托殿者不可僥倖矣其四曰定
法律之本在於酌古今以成法書優祿秩以選法吏今法
書無一定法吏無優選推讞混於常流律令哀於書肆官
不徧觀法無定科輕重高下逢其喜怒出入比附係其愛

憎無成書則近於罔民無優秩則昧於勸善昔者子產鑄刑書雖曰叔向笑之而鄭以治以能止辟也于定國爲廷尉以民無寃而至三公近代錢若水以同州推官清直而擢樞副所以示勸也如是則法書必作法吏必優刑自平允律自精熟矣四者之本愚旣以畧言之其目之備更僕未可終也雖然四者之本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信而已方今天下急務所可言者孰有大於信之一字乎書曰令出惟行商鞅之伯術亦以示信爲先令而不信則冗官何由去銓選何由精殿最何由明法律何由定乎愚故曰所以行之者信而已明問有曰宜參酌古今以對毋泛

歐陽文公集

卷十一 策

九

毋畧嗟夫執事以急務爲問愚敢以泛畧爲對乎然四者之有信猶水木之有本源也故敢以爲終篇獻執事其思之

制曰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或不
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
及其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
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太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
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
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
太宗猶能致治如彼况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
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
或致於阻饑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
義有未盡效耶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

歐陽文公集

卷十二 策

十

迂濶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有志者事竟成人主之致治莫先於立志故善
觀人主之治者先觀其志夫人主以能致之資操可致之
勢所圖無不獲所欲無不成以求乎天而天應之以求乎
人而人從之所以然者以其志之先定也其或治理之效
偶有未備天人之間偶有未和則當守之以專達之以彊
以俟夫悠久之效不可以疑貳阻之也臣草茅賤士何敢
上揆淵衷然以臣竊觀陛下之所爲真近古以來大有爲
之君也陛下曩在東宮仁孝之資英敏之畧聞於天下也
久矣旣而徵四方書以考古今飛龍之初大召宿儒詢問

要道臨御之後不邇聲色不事遊畋凡耳目之娛營繕之事秋毫不經於心惟經籍史傳日接於前於是大興儒科黼黻至治祖宗以來百餘年之曠典一旦舉而行之遂使臣之淺陋亦獲叨奉大對於明時雖然臣之望陛下者以陛下爲有大志而陛下之策臣者亦適有以發臣之愚臣伏讀聖策曰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太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

歐陽文公集

卷十二 策

十一

文之德化尙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况薄漢唐而不居者乎嗟夫薄漢唐一語此乃聖志之發見也陛下此志可與四三王可與六五帝矣其曰或恭已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臣愚以謂此未可以觀致治之殊當有以驗立志之同也古人有言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若以恭已無爲異乎不遑暇食則隆古之恭已無爲者莫舜若也然而一日二日萬幾舜何不少自逸豫乎若以恭儉寬仁異乎力於爲善則近代之恭儉寬仁者莫漢文若也然而拊髀思賢夜半前席漢文何不爲是元默乎由是觀之未有不自憂勤始者自憂勤始志

之同也陛下旣薄漢唐臣不復庸引漢唐之事請以舜文終焉舜文之事布在典冊陛下旣慕舜文亦法其所爲而已矣如欲民安而物阜風淳而俗美則當思夫利用厚生之何急也惇典敷教之何先也由庚魚麗何自而多也關雎麟趾何從而厚也陛下能法舜文卽舜文矣如欲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則當求如臯陶者命之明刑有如虞芮者俾之息訟九歌可使勿壞也大雅可使無廢也陛下能法舜文卽舜文矣如欲制禮作樂翕然太和則當求如伯夷后夔周公者命之制作於其間六典之制或尙可講也九韶之音或尙可學也陛下能法舜文亦舜文矣

歐陽文公集

卷十二 策

十一

至其如龍鳳龜麟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聖策有曰亦其氣之應也臣愚以爲知氣則知志矣聖人志氣清明精神一動則天地隨之諸福之物皆自聖人方寸中來非自外至也中庸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吾之氣順則天地萬物之氣亦順吾之氣和則天地萬物之氣亦和天地之氣見於萬物同一和順則百獸自舞於舜之庭鳳凰自鳴於文之岐矣又何祥瑞之足羨哉臣伏讀聖策曰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饑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有未盡效耶臣愚以謂此天以堅陛下之志也古人有言曰天心仁愛

人君若曰稼穡或傷於水旱則舜之所謂洚水警予者猶有甚於今之傷稼者也若曰黎民或致於阻饑則文王所謂怨汝詈汝者猶有危於今日之阻饑者也顧二聖人之所以彌災恤患者罔游罔淫皇自敬德之外無聞焉陛下旣法舜文詎知天之所以啟舜文者不以啟今日耶陛下以敬天爲志則水旱可變爲豐穰陛下以恤民爲志則阻饑可變爲足食在方寸一轉移之間耳若諉之曰豈行仁義而未盡效耶臣愚竊以爲未然夫仁義之效如炊之必熟種之必生行仁義而未至者有矣未有行仁義不效者也陛下姑以悠久待之或曰聖問如此而臣輒以爲可四

三王可六五帝者何自而知之蓋因其已行者知之也其未行者擴而充之斯無難蓋仁義之積禮樂必與彼漢唐之治如身衣弋綈一臺惜費六年致海內殷富與夫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自三代而下亦可謂盛矣然賈生勸漢文以禮樂而辭曰未遑祖孝孫杜淹勸太宗以禮樂而曰治之隆替不繫於此臣以是知二君於仁義之效若有所不知也今陛下銳情儒科日議禮樂而拳拳於仁義之二字視漢唐何啻相千萬耶此志所充宜其儷美於五三盛時也大概國家之治當先論其根本不可責效於目前古之聖賢之君未嘗不憂勤於其始逸樂於其終災異於其先

祥瑞於其後今日之不遑暇食力於爲善他日之恭已無
爲恭儉寬仁也今日之水旱傷稼黎民阻饑他日之麟鳳
龜龍嘉禾朱草也若夫備禦之不可無術救荒之不可無
政求芻之不可不擇一賢相事耳奚以多言爲臣又讀聖
策曰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濶於事情毋
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臣愚以謂事有古今
志無古今事有通變志無通變聖人之志與天地之正氣
相通志定於此氣應於彼有理之必然者倘論水旱而牽
合於夏侯生輩洪範五事之說則隣於迂濶矣論民饑用
乏而附會於權萬紀等建利之謀則流於乖戾矣臣非不
知實所不敢臣之拳拳者惟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留意
焉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盛于九
府圜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通勢所必至粵
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民無捐瘠將使錢楮通
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歛散之方可以行之永
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不至于病鈔法輕不至于費國
資歛可以益于公散可以便于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
滋僞盡坑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
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隳前代之成官
有典守而不冗于設員銅有中買而不煩于立禁肉好之
詣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
而人無告訐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
而通今苟有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策問

增入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幽雅者念周之初基載籍可稽也國家龍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上之誠一出天性既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碣石以北邠連以西皆隸職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既尊尙國人之習而服被其風矣承平既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謂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加盛勢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漓而還淳豈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飮膏粱者知稼穡之難其教當何先

歐陽文公集

卷十二

策

七

歟別氏族以明本源同風俗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謂既培養矣名爵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